



时代书局

# 恶魔大师

The Demonologist

〔加〕安德鲁·派柏◎著

胡道扬◎译

**AP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Andrew Pyper  
THE DEMONOLOGIST

# 恶魔大师

[加] 安德鲁·派柏 著 胡道扬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魔大师 / (加)派柏著; 胡道扬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3. 10  
ISBN 978-7-80769-079-5

I. ①恶… II. ①派…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9069号

THE DEMONOLOGIST by ANDREW PYPER

Copyright: © Andrew Pyper Enterprises Inc,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eijing Time-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恶魔大师

[加]安德鲁·派柏/著 胡道扬/译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出版监制 王水 策划编辑 黄思远 责任编辑 孟繁强 黄思远  
装帧设计 柏拉图 责任印制 刘银 范玉洁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0316) 3650704

规格 695mm×995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079-5

定价 36.00元

# 目录

第一部	尚未创造出的夜晚.....	3
第二部	燃烧的湖泊.....	81
第三部	穿越伊甸园.....	289



也许这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过他仅仅像一块浮木，漂了过去。

我之前从没来过这儿，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条河是这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间的界线，此刻，我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我的身后看起来是一片幽暗的森林，其实它并不是。

我试着回到爸爸那里，我的脚趾碰到了河水，河水开始充满痛苦地吟唱。

有一双胳膊在把我往回拉，把我拖进树林里。感觉像是男人的手臂，但当手指插入我嘴里的时候，我就知道那并不是一个男人。指甲抓破了我的喉咙。皮肤舔起来像是泥土。

不过，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在我手里拿着丢失的袜子回到卧室之前，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不停地呼唤爸爸，而他也一直在呼唤着我。我不停向他诉说着同一件事。声音并非从我口中发出，进入空气，而是从我心里产生，进入土地，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可以听见。

找到我——

## 第一部

### 尚未创造出的夜晚





# 1

座位上的一排排面孔一学期比一学期年轻。当然，这不过是因为比起那些来来去去的新生，我在一年年变老。这种错觉，就像从轿车的后窗向外看，你会觉得是风景在离你而去，而不是你在离它而去。

我教授这门课已经太久了，久得可以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大声给二百来个学生讲课。现在该是总结的时候了。我差不多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这首长诗的研究中，现在是时候进行最后一次尝试，看看能不能让几个把脸贴在笔记本电脑上的孩子体会到它的优美。

“现在，我们进行到了最后一部分。”我对大家说，并停顿了一下，等着他们把手指从电脑键盘上移开。像往常一样，我深吸了一口教室中流通不畅的空气，以便让自己能够应付在背诵诗歌最后几句时流露的巨大悲伤。

他们落下了一些自然的眼泪，

但是立刻把泪揩去；

世界全在他们面前，

在那里要选择他们休息的地方，

神意是他们的导师：他们，手挽着手，

以彷徨和迟缓的脚步，

穿过伊甸走他们的孤寂的路程。<sup>①</sup>

伴着这些诗句，我感到女儿就在身边。从她出生以来——甚至在她出生之前，我就在想着自己希望拥有的这个孩子——我就在不可避免地想象着，泰丝就是和我相携走出伊甸园的那个人。

“孤独，”我接着说，“是整部作品的主题。不是善与恶的交锋，也不是在宣扬‘上帝对人类做出的公正判决’。这是最有力的证明——甚至比《圣经》本身还要有说服力——证实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地狱不是一个火坑，也不是一个存在于天上或地下的地方，而就在我们之中，在我们心里的某处。在那里，我们了解自己，知道必须忍耐永恒的孤独，忍耐被驱逐，忍耐独自流浪。原罪真正的果实是什么？是自我！我们这对可怜的新婚夫妇<sup>②</sup>被留在了自我之中，虽然相互陪伴，但永远会在自我意识中感到孤独。他们现在能流浪去何处？蛇说：‘哪里都可以！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但他们只能选择一条‘孤单的道路’，开始一段令人害怕、甚至充满恐惧的旅程。但从那时起到现在，这都是一条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道路。”

在这儿我又停顿了一下，比上一次时间更长，恐怕有些人会以为我讲完了，会站起身来，合上电脑，或者开始咳嗽。但这些都未发生。

“问问你们自己，”我接着说，并在想象中握紧了泰丝的手，“伊甸园的大门已经关上了，现在该何去何从？”

一只胳膊立刻从人群中举了起来。那是坐在后排的一个孩子，我之前从没叫过他，甚至没注意到过他。

---

① 《失乐园》第 273 页。

② 指《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

“你说。”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考卷上吗？”

我叫大卫·厄尔曼，在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任职，是神话学、基督教与犹太教宗教故事方面的专家。但我的看家本领——让我在常春藤中拥有终身教职，并被邀请参加世界各地无用学术会议的凭借——是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对堕落天使、来自蛇的诱惑、亚当和夏娃以及原罪的研究。《失乐园》是一首 17 世纪的史诗，当中重述了《圣经》中的故事，却有着一种狡猾的偏颇。它表达了对撒旦的同情，把它描述为一群叛乱天使的头领，它们厌倦了上帝的暴戾和独裁，逃离出来，以在人间制造麻烦为业。

这是个滑稽（那些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甚至可能将之称为伪善）的营生：我一生都在教授一件我并不相信的事情。我是一个持无神论的圣经学者，是个研究魔鬼的专家，但却相信恶魔只是一种人造产物。我写过众多关于神迹的论文——痊愈的麻风病患者、水变成葡萄酒、驱魔等等，但却从未看过任何一场让我猜不透的魔术。我对这种矛盾所作出的解释是，有些事虽然不真实存在，但却拥有文化上的意义。魔鬼啊，天使啊，天堂啊，地狱啊，都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从未，并且也不会看见、触摸或是证实它们。它们是我们头脑中激荡的一些想法。

心是它自己的地方，并且在它自己里

能把地狱做成一个天堂，天堂做成一个地狱。<sup>①</sup>

---

① 《失乐园》第 10 页。

这是约翰·弥尔顿通过撒旦所说的话。我碰巧相信这个老家伙——这两个老家伙——说的没错。

哥伦比亚大学莫宁赛德校区的空气闻起来很湿润，混杂着考试前的紧张气氛和纽约一场只下了一半的雨。我刚上完春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心里有种又苦又甜的宽慰感。甜是因为知道一学年终于结束了（备课、办公时间和学生评估基本都完成了），苦是因为又一年过去了（个人里程表上令人沮丧地又前进了一格）。但是，和那些在教员大会时缠着我娇嗔抱怨的同事不同，我还是挺喜欢教书的。我喜欢看学生第一次读到成熟文学作品时的反应，虽然我知道，大部分人来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挣大钱、做医生、做律师或者嫁个富翁做准备，但他们并没因此变得完全无药可救。不是被我，但至少是被诗歌拯救。

刚过下午三点，是时候穿过铺满石砖的小院，回到我位于哲学楼的办公室去了。有人把一摞迟到的期末论文偷放在了讲台上，我准备把它们摞在办公室，然后就去中央火车站和伊莱恩·奥布莱恩会合。我们会到牡蛎酒吧喝一杯，庆祝学期结束。

虽然伊莱恩在心理系教书，我和她的关系却比和英语系的其他同事要近。说白了，在全纽约我就和她最亲近。她和我年龄相同——四十三岁，恰好是壁球场的长度，半程马拉松的距离。在我四年前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她丈夫被一场莫名其妙的中风夺去了性命，留下她做了寡妇。她拥有被我称之为“严肃的幽默感”的东西：不是说她常讲笑话，而是说她能够用智慧体察世界的荒谬，让人充满希望，又倍觉难堪。我得承认，她是个不言不语的美人，虽然这么说可能有悖于我已婚男人的身份。而且，根据《学校行为规范》，对一位女同事表达这

样的赞美，并且时不时和她喝上一杯，虽然像其他一切人类的交往一样，但却是“不恰当的”。

可我和奥布莱恩之间的确没发生过任何不恰当的事情。在她跳上纽黑文线列车回家之前，我从没偷吻过她。我俩也从没用调情的方式猜想假如把我们放到市中心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去，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在压抑自己——至少我不这么觉得，也不是在对我的婚姻表示尊重（而且我俩都知道，我妻子一年前已经为了物理系那个得意洋洋的变态，那个假笑的字符理论家威尔·约格尔，抛弃了我们的婚姻誓言）。我相信，奥布莱恩（我只在三杯马蒂尼下肚后才开始叫她伊莱恩）和我没让事情往那个方向发展，是怕它会破坏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拥有的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我从童年结束后就没有体会过的、深沉的、无涉性别的亲密关系，而且大概在童年时候我也没和谁有过这种关系。

不过，我感觉在我和奥布莱恩的关系中有一部分还是超越了友谊，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婚外情。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会谈论一些我从未和黛安谈过的事情。奥布莱恩会谈谈自己未来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她害怕自己会成为一个单身的老女人，另一方面，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凡事靠自己，而且也挺享受这种任性和放纵。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个“越来越无法谈婚论嫁”的女人了。

而我，会谈谈一直以来笼罩着我的抑郁愁云。我很不情愿把自己定义为抑郁症——因为好像半个地球的人都对自己做出了类似诊断，抑郁症也没法很好地概括我的情况。我的事业运不错，婚姻一开始也充满希望，还拥有一个被我视为最大珍宝的孩子：她是个快乐且心肠柔软的小女孩，在她出生前，所有医生都诊断那次怀孕会以流产结束，但她却成了我见证过的唯一神迹。抛去这些，我一生都在被一只无形

忧郁的黑狗追逐着。泰丝降生后，黑狗消失了一阵。但当她结束婴儿期，成为学龄儿童后，黑狗带着更凶猛的饥饿回来了。虽然我很爱泰丝，虽然她会在睡前在我耳边低语“爸爸，别悲伤”，这都无法拉住黑狗的缰绳。

总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提醒我，我在某些方面不太对。不是什么可以从外表上观察出来的东西——说实话，我乍看上去非常“有教养”，起码黛安在我们最初开始约会时是这么骄傲地形容我的。她现在还是这么形容我，只不过语调中充满了尖酸的内涵。从个性上来说，我也不像一个非典型的终身教授那样，总是自怨自艾，或是充满了难以实现的野心。不，我心里的阴影来自一个难以捉摸的地方，不是用课本就能轻易解释的。至于说我的症状，有时坐地铁，我能看见车厢门上方贴着心理健康公共服务宣传单，上面列出了一些危险症状，旁边还留出让人打勾的方框，我觉得我一项也不吻合。易怒或具有侵略性？只是在看新闻的时候会这样。没有胃口？不会。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在试着减掉十磅肉，至今还没成功。无法集中精力？我可是靠读“死白男”<sup>①</sup>的诗和批改大学生论文为生——集中精力是我分内的事。

确切点儿说，我的病症不是因缺失快乐引起的，而是由于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的存在。我能感觉到，有一个看不见的同伴一整天都跟随着我，等待一个机会，好和我建立一种更亲近的关系。童年时，我曾徒劳地试图赋予它一种个性，把它当作其他孩子也会提起的那种“想象中的朋友”。但我的这位跟随者所做的，就仅仅是跟着我——它从不和我玩，也不保护或者安慰我。到目前为止，它唯一的

---

<sup>①</sup> 死白男 (Dead white males)，一个贬义词，用来批评那些被过分重视的、已经去世的欧洲白人男性知识分子及其“经典作品”。

兴趣就是在暗处陪着我，沉默中充满敌意。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咬文嚼字，但它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忧郁，而不是医学诊断的抑郁所伴随的那种化学物质分泌不平衡。在《忧郁的解剖》<sup>①</sup>（四百年前出版，那时弥尔顿还在草稿上描绘他的撒旦）一书中，罗伯特·伯顿将其称为一种“精神的烦躁”。那种感觉就是，我将终其一生受它折磨。

奥布莱恩已经放弃劝说我去看心理医生了。她已经对我的答复见怪不怪：“我已经有你了，干吗还去见他们？”

我想着这些，允许自己不自觉地笑了出来，但当我看见威尔·约格尔沿着旧图书馆的石头台阶下来的时候，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冲我的方向挥挥手，就好像我和他是朋友似的。他似乎患了暂时性失忆，忘了自己在过去十个月里都在干我老婆。

“大卫！能跟你说句话吗？”

这个男人看起来像什么？像一种极端狡猾的肉食动物，长着爪子的那种。

“又是一年。”一站到我跟前他就开口这么说，戏剧化地喘着粗气。

他斜眼看着我，露出他的牙。大概这就是被黛安称为“迷人”的那种表情了吧，他们第一次在瑜伽课后喝咖啡时，她就被他这副样子迷住了。当我像所有戴绿帽子的丈夫那样不能免俗地问出那个没用的问题，“为什么是他”时，黛安就告诉了我这么一个词。她耸了耸肩，好像挺奇怪我还要问出个缘由。“他很迷人。”最后她说，像蝴蝶选择

---

<sup>①</sup> 《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著，最先于1621年出版，看似是探讨忧郁症的医学类书籍，实则是一部相当特殊的文学作品。书中内容以哲学和科学居多，超越了该书探讨的主题。2001年的重印本页数长达1424页。中文译本可见金城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的《忧郁的解剖》精简本。

花朵一样，她最终落在了这么一个词上。

“听着，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糟。”威尔开始了，“我很抱歉事情变成了这样。”

“什么样？”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我是说，事情变成了什么样？”

他扯平了下嘴唇，摆出副受伤的表情。他教授的内容是弦理论，我猜他在和黛安滚完床单后给她讲的也是这套东西。把任何物质层层剥开，会发现它们都是由难以置信的细小线状“弦”组成的。我对物质一窍不通，但我觉着这理论说的对，威尔·约格爾的确是由弦构成的：一些看不见的线在牵着他的眉毛和嘴角往上抬，让他看起来像是被大师操控的木偶。

“我只是想表现得像个成年人。”他说。

“你有孩子吗，威尔？”

“孩子？没有。”

“你当然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因为你就是个自私的孩子。”我边说边大口吸着湿润的空气，“想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去你妈的。你以为你是在演文艺片，把我老婆带到村里去吗？你以为你能像《纽约时报》那帮人一样红口白牙地说谎吗？在真实生活里我们都是糟糕的演员，是真正会受伤的笨蛋。你感觉不到，你当然感觉不到，但是你给我们——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痛苦。我们的生活让你给毁了，一切都是过去式了。”

“听着，大卫。我……”

“我有个女儿，”我碾过他的话继续说，“这个小女孩现在发现事情有点儿不对头了，她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你知道看着你的孩子——你生命的全部——变得四分五裂是种什么感觉吗？你当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个享有最高荣誉的混蛋，靠空谈混吃混喝。什么看不见的弦！你就是个一无所知的专家，一具行尸走肉。”

我没料到会说这么多，但很高兴自己说出了这些话。不久之后，也许我会希望跳上时间机器回到刚才这一时刻，发表一通更为精心雕琢的羞辱。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的发言还算挺满意。

“你这么说我其实挺可笑的。”他说。

“可笑？”

“挺讽刺的。也许这么说更恰当一些。”

“‘挺讽刺的’永远不是个更恰当的词。”

“顺便说一句，我来找你聊聊这件事是黛安的主意。”

“你这个骗子。她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但你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的吗？”

木偶线被提起来了，威尔·约格尔露出个胜利的微笑。

“你不在这儿。”他说，“她是这么评价你的。‘大卫？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不在这儿。’”

我无言以对，因为这是实话。这给我们的婚姻判了死刑，而我却无力修正自己的错误。把我们分开的不是对工作的狂热，不是第三者引起的分心，不是一个过分着迷的爱好，也不是男人进入中年后企图退回自我世界所引发的距离感。我的某个部分——恰恰是黛安需要的那个部分——已经不在这儿了。最近，虽然我俩同处一室，同睡一床，但当她伸手想抓住我时，却感觉如同想抓住月亮那么困难。如果祷告有用的话，那我真想用祷告来得知我丢失的一部分究竟在哪里。我把什么丢在了身后？抑或我其实从来没拥有过？那个在不知不觉中吞噬